

诗探索

2017

第3辑 理论卷

主编 / 吴思敬

诗探索

理论卷

2011 第3辑

主编 吴思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探索. 2011 第3辑. 理论卷 / 吴思敬主编.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108-1154-8

I. ①诗… II. ①吴… III. ①诗歌—世界—丛刊
IV. ①I106.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91208号

诗探索 2011 第3辑 理论卷

作 者 吴思敬 主编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领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3.5

字 数 255千字

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154-8

定 价 50.00元 (全二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学术主持机构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

协办单位

天问文化传播机构

《诗探索》编辑委员会

主任：谢冕 杨匡汉 吴思敬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光明	刘士杰	刘福春	吴思敬
张桃洲	陈马兴	苏历铭	杨匡汉
陈旭光	林莽	胡建雄	殷岚
谢冕	焦洪学	潘洗尘	

《诗探索·理论卷》主编：吴思敬

通讯地址：北京西三环北路83号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诗探索·理论卷》编辑部

邮政编码：100089

E-mail: Poetry_cn@163.com

《诗探索·作品卷》主编：林莽 潘洗尘

投稿地址：北京朝阳区100026信箱156分箱
《诗探索·作品卷》编辑部

邮政编码：100026

E-mail: stshygj@126.com

理论卷特约编辑：王士强

《诗探索》启事

《诗探索》自2007年起由九州出版社出版，2010年后，每年出版4辑，每辑定价50.00元（含理论卷、作品卷各一册），读者可在当地新华书店购买，亦可向出版社邮购。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甲35号 九州出版社发行部

邮政编码：100037 联系人：顾杰明 联系电话：010-68992190

目 录

1 编者的话

// 中外诗歌比较研究

- 4 波特莱尔：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诗传统
——以陈敬容和多多为例……[意大利] 朱 西

// 中国新诗：新世纪十年回顾与反思

- 16 世纪初诗歌（2000—2010）八问
——阿 斐、唐不遇、肖 水、南方狼、胡 桑、
丁 成、李成恩、麦 岸、余 刃、原筱菲

// 纪念张枣

- 40 茨娃密码
——张枣诗歌的微观分析……张光昕
- 57 挽张枣
——兼及一种美学和一个时代……胡 亮

// 王夫刚诗歌创作研讨会论文选辑

- 62 乡村，作为诗歌“唤起的力量”……燎 原
- 65 从生活深层汲取诗歌生命的活泉
——读王夫刚的诗……刘士杰
- 70 “佳期已过”的记录与慨叹
——论王夫刚的诗……冯 雷
- 77 流淌，见证大海之低
——我读王夫刚……吴玉垒
- 92 他告诉我们这个世界……靳榕榕

// 结识一位诗人

- 96 “羞耻”的诗学与“惯见”的策反者
——朵渔论……霍俊明
- 112 “路途”上的凝视与诗歌“现实”
——朵渔《去河南》解读……岳志华
- 116 在终点的岔道上……李建周
- 121 羞耻的诗学……朵渔

// 姿态与尺度

- 128 舒婷：被遮蔽的另一半……邱景华
- 146 语言和哲思的精神转型
——冯晏新世纪诗歌论……罗振亚 刘波

// 诗论家研究

- 158 与当代诗歌一起长跑
——陈仲义1980年代以来诗学著作研究……陈卫

// 诗人谈诗

- 171 从诗歌课的删除谈起……路也

// 新诗理论著作评介

- 175 从文化领导权分析连敏的《〈诗刊〉(1957-1964)研究》……冯强

// 外国诗论译丛

- 182 《嚎叫》创作前后及伟大诗人的诞生
——[美]乔纳·拉斯金 著 李嘉娜 译

编者的话

新诗的诞生是与外来文化的影响分不开的。正是一些留学西方的青年最早进行了新诗的尝试，正是西方诗学的引进才促成了新诗理论的萌芽。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与中国新诗发展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始终是中国新诗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本辑有两篇文章正与此相关。一篇是意大利巴勒莫大学朱西（Giusi Tamburello）的《波特莱尔：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诗传统》，通过对陈敬容与多多的作品的分析，来论述波特莱尔对中国现代诗的影响。另一篇是美国作家乔纳·拉斯金的《〈嚎叫〉创作前后及伟大诗人的诞生》（李嘉娜译），此文以丰富的史料，介绍了20世纪50年代前后金斯堡创作《嚎叫》的背景、写作初衷、写作与修改过程，以及写作完成之后，诗人以奇特的脱衣朗读等方式对作品的宣传与推销。鉴于《嚎叫》是美国后现代诗歌的扛鼎之作，对中国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创作，特别是“第三代”诗的创作有巨大影响，本文溯本清源，有助于读者对美国“嚎叫派”创作真相的理解，也有助于对“嚎叫派”在中国的影响和传播的考察。

诗人张枣于2010年3月8日逝世于德国图宾根大学医院。如张枣的德国朋友、汉学家顾彬所言：“图宾根如此美丽，是一个死亡的好归宿。既然他如此紧密地与荷尔德林之路相连，它是唯一适合于他的诗意的栖居的地方。如果一个人才华横溢而终于失败，他就会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寻找一个更大的失败者作为例证。他在荷尔德林那里发现了这个失败者。”（顾彬：《张枣悼文》，肖鹰译，《中华读书报》2010年10月27日）为纪念中国当代诗歌史上这位才华横溢而早逝的诗人，本辑特辟《纪念张枣》专题，收入了张光昕的《茨娃密码——张枣诗歌的微观分析》和胡亮的《挽张枣——兼及一种美学和一个时代》。前者透过对张枣《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等作品的解读，揭示了张枣诗歌所散发的古典意境之美和对母语的深情；后者通过对张枣诗歌美学风格的分析，阐释了张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色：在历史语言、个人经验和异域文化之间，求得了完美的平衡。

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王夫刚，是近年来活跃在诗坛的青年诗人。他于1988年开始诗歌创作并发表作品，著有诗集《诗，或者歌》、《第二本诗集》、《孤岛上的地方主义》、《7印张》（合集）等。王夫刚善于从现实生活中发现具有诗意的事物，以沉稳的叙述抵达人情感世界的深处。为了对王夫刚的诗歌创作进行充分的研究，总结他的创作经验，以推动和繁荣当下的诗歌创作，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举办了“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王夫刚诗歌创作研讨会”，本辑特从研讨会论文集选出燎原、刘士杰、冯雷、吴玉垒、靳榕榕等人的文章，以飨读者。

朵渔是一位重要的“70后”诗人。他的诗歌有其同代人少有的繁复和尖锐，他用诗歌发现了时代的症候，同时也揭示了人性的痼疾。本辑在《结识一位诗人》部分，编发了霍俊明、岳志华、李建周的评论文章，以及朵渔的诗论《羞耻的诗学》，希望能引起读者对“70后”诗人的关注。

在《姿态与尺度》中，本辑编发了邱景华的《舒婷：被遮蔽的另一半》。作者认为，对舒婷诗歌的研究，多数都是在评价舒婷前期的朦胧诗，而对舒婷的朦胧诗之后的大量诗歌，还缺少研究。作者把舒婷的作品分为三个阶段：1981年以前为前期诗歌，即朦胧诗；1984年到1990年为中期诗歌创作阶段；1995年到1997年为后期诗歌创作阶段。该文以细读的方法，分析了舒婷被遮蔽的以《圆寂》和《滴水观音》为代表的中期作品，认为这是舒婷诗歌最成熟的艺术高峰。应当说，该文是对舒婷诗歌研究的重要补充。

// 中外诗歌比较研究

// 中国新诗：新世纪十年回顾与反思

// 纪念张枣

// 王夫刚诗歌创作研讨会论文选辑

// 结识一位诗人

// 姿态与尺度

// 诗论家研究

// 诗人谈诗

// 新诗理论著作评介

// 外国诗论译丛

波特莱尔：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诗传统

——以陈敬容和多多为例

[意大利] 朱西 (Giusi Tamburello)

波特莱尔在中国现代文学范畴中是现代诗的重要传统。据笔者所知，最早借鉴波特莱尔的作家是周作人，周氏在那首著名的《小河》前记中谈到波特莱尔的影响：“有人问我这诗是什么体，连自己也回答不出。法国波特莱尔 (Baudelaire) 提倡起来的散文诗，略略相像，不过他是用散文格式，现在却一行一行的分写了。内容大致仿那欧洲的俗歌；俗歌本来最要叶韵，现在却无韵。或者算不得诗，也未可知；但这是没有什么关系。”^①此后，重要的象征主义诗人李金发、邵洵美、石民等都将波特莱尔视为现代诗的艺术典范，写出一批具有现代意味的诗歌。政治格局的变化同样影响到文学发展，40年代后期的文学转换被纳入到“当代文学”分期中，在这一漫长的时间中，现代主义文学成为“不受欢迎”的文学潮流而被茅盾、臧克家等人强烈批判。笔者试图以当代文学对波特莱尔的介绍与借鉴为例，追溯波特莱尔对中国当代诗歌写作的启发意义。

1857年6月25日，在波特莱尔 (Charles Baudelaire) 的《恶之花》在巴黎出版之后；不久，巴黎一家报纸Le Figaro于7月5日就发表了布尔登 (Gustave Bourdin) 的一篇文章谴责波特莱尔。这篇文章写道：“这本书就像一所接待病人的医院，波特莱尔一位三十岁的人让这所医院的病公之于众，使人们不能接受……”^②于是就将他告上了法庭。

同年8月25日，波特莱尔的《恶之花》又被谴责违反了社会风化。在他写的一百首诗再版时，其中六首被删除，从此他的诗歌作品也就失去了完整性。虽然以后它们又重版，但作者在巴黎初版中的整体设计再也无法在作品中表现出来。当我们今天重读波特莱尔诗歌的时候，它们仍然让人感受到一种持久的艺术活力。面对此种情况，我们不禁躬身自问：19世纪所产生的这些丑闻，是

① 周作人：《小河·前记》，载《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15日）。

② Baudelaire C, Les fleurs du mal, 《恶之花》，Le livre de poche, Paris, 1973, pg.317.

否因为波特莱尔的描写形式特别强调想象力而超出人们的接受范围?

当代批评家莱拉(Franco Rella)在一篇文章中写道:“1856年1月25日,波特莱尔在给杜赛涅(Alphonse Toussenel)的信中说‘诗人的智慧是君主的智慧,超群的智慧’,因为,诗人是通过想象力思维的,而想象力是所有智能中最具有科学性的,只有想象力才能理解宇宙中的万有类推现象。”^①运用想象力,诗人得以理解现实的各个方面,当然也包括对现实做非常全面的观察。诗人不断通过想象力来认识世界,并尝试借助于特殊的语言方式将其表达出来。这种语言包括未知世界所有的疑惑、错误、危险,在此过程中,一种新形式的美因此而诞生:“这种美是自相矛盾的美,它包括自身的相反面,我们也把它称作矛盾修辞法。波特莱尔主要作品的标题《恶之花》就是运用矛盾修辞法来表达的。”^②

正因如此,我们能够理解19世纪读者的“不自在”,波特莱尔的作品实在是太现代化了,那个时代的读者显然没有办法接受这样一种诗歌方式。在献给胡萨耶(Arsène Houssaye)《巴黎之忧郁病》的题词中,波特莱尔写道:“在这么一个有抱负的时代,谁不梦想一种诗的散文;一种富有乐感的,但没有韵脚的,也没有固定节奏的散文;一种非常灵活而为了适应心灵的抒情变换,想象的起伏,意识的跳跃而分了节的散文。这种纠缠不休的理想首先就诞生于巨大城市里的无数的,数不清的人与人的交叉关系中。您,我亲爱的朋友,不也曾试着把玻璃匠刺耳的划玻璃的声释译成一首歌曲,让这种声音穿越街道上空的浓雾,传到高高的双重斜坡的屋顶,把所有的暗示的凄惨释译成诗的散文吗?”^③

曾多年关注波特莱尔诗的翻译的意大利翻译及评论家拉博尼(Giovanni Raboni),他提醒大家记住法国评论家提博得(Albert Thibaudet)所说的意见,提博得认为法国诗人是独特的:他们的作品是“裸体的散文和纯洁的诗歌”的结合。同时他也希望读者记住德国评论家奥尔巴克(Erich Auerbach)的观点:“第一个给庄严的古典美学范畴赋予了‘滑稽可笑的’、‘粗俗的’、‘奇异的’主题的诗人就是波特莱尔。”^④

也许上述的区别并不是正确的,作为诗人只是来寻求存在的多样性。波特莱尔创立了一种无所不包的写诗形式,以至于一本百科全书这样来对他加以描述:“他用一种有意识的自觉的艺术媒介反对浪漫的安逸。波特莱尔的诗给内

① Rella F. Bellezza e verità, 《美与真实》, Feltrinelli, Milano, 1990, pg. 52.

② 同上, pg. 53.

③ 同上.

④ Baudelaire C., “I fiori del male”, 《恶之花》, Raboni G., Einaudi 译, Torino, 1987, pg. VI.

在的事实一种连续的客观化过程，而这种过程首先是视觉的，但也是嗅觉的、触觉的和听觉的。”^①

很可能波特莱尔复杂的诗歌与他复杂的家庭事件有关，但是不论怎么说，他在理解诗和创作诗方面，足以成为整个世界诗歌的一个巨大转折；这种涉及审美和形式诸方面的变化，确实是现代世界易变形和灵活性传播方面的一个根本性转折；让我们再回头来关注诗及诗人独具的阅读和释译宇宙内部关系的能力。

《恶之花》在法国问世一百周年之际，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译文》杂志于1957年7月号刊出一组诗文，包括作者的诗歌和他人对波特莱尔的评论。这些诗歌来自法国版本中九首诗的中文翻译，这九首诗共同以“恶之花”为大标题，笔译者陈敬容^②。诗歌翻译前言详细介绍了诗集的命名、诗集出版历史沿革和诗人生活遭遇。编者在前言中说，《恶之花》按照波特莱尔给胡萨耶写的题词意思是“病态的花”，并且提到在中国翻译成“恶之花”，关于“恶”的理解“本应当包含丑恶与罪恶两个方面，然而却往往被理解为罪恶或恶毒，”编者接下来叙述巴黎第一版之后遭遇的系列事件，还提及了1861年和1925年的版本及所作的恢复和增加，“作者死后又出现过几个不同的版本，都将被删的六首收编进去了，其中比较完善的是1925年出版的Adolphe Van Bever编的订正本，共收诗一百五十七首，约七千五百行。”同时包括诗人的一个比较简短的传记。在这篇短文中特别强调的部分是波特莱尔的“忘我精神”：

波特莱尔的生活虽然散漫，但他劳动起来却非常紧张。他的诗作里一再出现“劳动”这个词儿，这在他并不只是抽象的东西。波特莱尔于1867年8月31日在巴黎病故，一共只活了四十六岁。但他二十余年的创作生活里，写出了一厚册的“恶之花”，一册散文诗，还有很多文学和美学论文，其中最著名的是“论现代生活的绘画”，是关于以画第二帝国时代的风俗著名的工艺画家康士坦丁·居斯(Constantin Guys, 1805-1892)的。此外，还用了一生的大半精力翻译了美国作家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选集，这部译作是文学翻译中的典范。

除了陈敬容翻译成中文的九首诗之外，还刊发了两篇外国评论短文，其中

① “L’ Enciclopedia”，(百科全书)，UTET, Torino, 2003, Istituto Geografico De Agostini, Novara, 2003, Gruppo Editoriale L’ Espresso, vol. 2, pg. 732.

② 波特莱尔，《恶之花》(选译)，陈敬容译，载《译文》1957年7月号。

一篇来自法国，一篇来自前苏联^①。陈敬容翻译的诗歌分别是《朦胧的黎明》(Le crépuscule du matin)、《薄暮》(Le crépuscule du soir)、《天鹅》(Le cygne)、《穷人的死》(La mort des pauvres)、《秋》(Sonnet d'automne)、《仇敌》(L'ennemi)、《不灭的火炬》(Le flambeau vivant)、《忧郁病》(Spleen)、《黄昏的和歌》(Harmonie du soir)。《天鹅》是《巴黎风景》(Tableaux parisiens)的一部分，《穷人的死》是《死亡》(La Mort)的一部分，除了这两首以外其他的诗都是《忧郁和理想》(Spleen et idéal)里的。

对我们而言很难设想，为什么陈敬容要选择这九首诗来翻译？如果不知道这些诗的作者波特莱尔，他们的标题容易使读者联想到迷惘、空幻的田园诗。其实，波特莱尔的诗并不是这类田园诗，那个时代的中国也不适合用田园诗来介绍：当时中国正在努力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其目的是通过农业合作化道路扩大工农业生产建设；在那个时代，中国国有企业吸收私有企业之过程加快，宪法批准通过武装现代化组织军队；国际关系已经建立，尤其突出和苏联的关系；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地位开始表现出来；此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肯定了所有生产部门的发展成果；同时确定积极建立和发展重工业；此后，又逐渐出现了经济上的萧条；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对于经济建设道路上的选择出现了分歧；知识分子对在政治上实行的专制表示不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运动准备实施；此后，又出现了1958年的“大跃进”。这么复杂、矛盾、激动、痛苦的时代在陈敬容翻译的波特莱尔的诗歌里也许自然地找到了一种回声。

陈敬容所翻译的诗，除了引起读者不平静的标题为《仇敌》的诗歌之外，其他的题目很像田园诗（当然内容并不是）。事实上，他们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来表达悲伤、沮丧、丑陋，“在那里，希望像蝙蝠样飞去”（《忧郁病》，第6行），无望的清醒的绝望接踵而来；不变的大自然的周期，展现出来的却是住在巴黎的娼妓、乞丐以及只有死亡才会给予安慰的穷人的凄惨景象；甚至连爱情也不能减轻的失控生活所带来的无助感，因为爱情只有像疯狂、恐怖、犯罪

① 法国阿拉贡的文章题为《比冰和铁更刺人肠的快乐——“恶之花”百周年纪念》，原刊于法国1957年3月24日“法兰西文学报”（第662期），译者于40年代走上中国诗坛的沈宝基。载《译文》1957年7月号。阿拉贡描述了自己早期对波特莱尔的反感，它与后来的印象构成一种强烈的对比：“没有一个诗人能比波特莱尔引起人们更多的热烈情绪。只要我们一谈到他，提到他一些什么，就会冒犯人。我对波特莱尔的感情也是极端的，在有些年代里，连别人批评他一句话，我都不能忍受，有时一连几个月，他的每一行诗句都惹我反感，好像对一个已经厌烦了的情人，昨天还觉得她完美无疵，今天却发现她粗俗不堪。这样的景物，波特莱尔式的旧货店，涂在脸上的浓厚的脂粉，惨淡的行头，象征派诗人普遍染上的一种时髦风气，低级趣味的珠宝，夸张的手法等等，使我总而言之，如果在这些日子里路上遇见这位诗人，我就要走到对面的行人道上。”根据编者介绍，苏联列维克的短文“原是苏联‘外国文学’3月号上译载波特莱尔十首诗的引言。”编者认为引言“很有独到之处”，因此将它独立发表，标题是编者所加。见《波特莱尔和他的“恶之花”》“编后记”，何如译，载《译文》1957年7月号。

一样的“工具”。更具有破坏性的是时间，因为时间“蚕食着生命”；也不知道谁是黑暗的“仇敌”。波特莱尔的诗全部都是亚历山大韵律体，在有韵脚的格式之中寻找一种表达，似乎一个物体在绝对控制之下运动。

1942年毛泽东提出要使文艺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观念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发展状况，波特莱尔的诗能够符合这种要求吗？陈敬容的译文是否受到读者的欢迎？对此我们还不十分清楚。但我们知道多多是中国当代诗坛一位很有个性的诗人。70年代初他阅读了社会上流传的这些诗歌译文，在波特莱尔诗歌启发下，他开始了一种全新的创作历程，而在此之前他一直在模仿宋朝诗歌练习写作。从多多的诗歌文本来加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他与波特莱尔有内在的继承关系。多多的第一首诗《再会》写于1972年，虽然诗文很短，显然对波德莱尔的诗具有强烈的共鸣。多多的《再会》与波特莱尔的《薄暮》都写于黄昏，《再会》中有“黄昏”^①，陈敬容翻译的《薄暮》中有“迷人的黄昏到了”。

如《再会》中写道“……晚祷的钟声……落到荒原的心上/沉缓而且庄严……”（第2-4行）“落”和“沉”这两个动词给人们一个沉重的印象。作为形容词“沉”也会产生同样的印象。多多在诗中又将“沉”和“缓”组合在一起，表达“慢”的意思。“重”的意思也出现在波特莱尔《朦胧的黎明》一诗第七行之中，陈敬容将它译为“灵魂载着倔强而沉重的身躯”（第7行），这里也使用了“沉”。

《再会》中所表达的感情是“难过”的，在陈敬容翻译《薄暮》时采用了“剧痛”。多多写道：“钟，仍在空阔辽远地送响”（第9行），“响”这个词使读者产生听觉。《薄暮》中也用了这个词“……厨房在嘶嘶地响……”（第21行）。

上述词汇所产生的共鸣给人们提供了思考的机会。将外国诗歌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并且与这种语言所创作的作品相互产生影响。分析这些作品使我们感受到了词汇深刻的内涵及其丰富的感染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两位诗人是如何将词汇作为基础，并组成完整的结构。

多多经常用“像”来表示相似：“八月像一张残忍的弓”；波特莱尔也喜欢使用“像”，《薄暮》中有：

像个同谋犯似的蹑足走来……（第2行）

① Duo Duo, “Canto”, 《各省》, Giusi Tamburello(朱西)译, Libri Scheiwiller, Milano, 1998. 《再会》, 第8页。

……像忙碌的商人(第12行)
 像个蚂蚁窝……(第16行)
 就像是敌人偷偷地袭来(第18行)
 像尸虫在人体上偷取食物把自己供奉(第20行)

波特莱尔反复使用“像”，大概是为了使读者产生更深刻的印象。他诗中“相似”有时是烦躁的，有时是残忍的，有时又使人窒息：

夜灯有如发红的眼睛，飘忽、震颤（《朦胧的黎明》，第5行）
 犹如一声呜咽被翻涌的血流打断（同上，第19行）
 晨曦抖索地披上红绿的衣裳（同上，第25行）
 在寂静的空气里散出一阵冷风（《天鹅》，第16行）
 望着那蓝得可怕的无情的天空（同上，第26行）
 我们漆黑的天涯颤动着一道亮光（《穷人的死》，第6行）

虽然多多和波特莱尔处于不同时代，但多多也在考虑如何使语言“活”起来。波特莱尔生动的描述对多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他的写作也有几分的冷酷与凄凉，往往使读者感到意外和震撼：

牲口被蒙上了野蛮的眼罩/屁股上挂着发黑的尸体像肿大的鼓
 （《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第5-6行）
 一条浸血的飘带散发不穷的腥气（《祝福》，第4行）
 而他的眼睛是两座敌对城市的节日
 （《一个故事中有他全部过去》，第14行）

波特莱尔常常喜欢将一句完整的诗分成数行，如：

迷人的黄昏到了，它是罪恶的帮凶；
 像个同谋犯似的蹑足走来；天空
 犹如巨大的卧室慢慢合上，
 人，心烦意乱，野兽般疯狂。

多多也采用了这种方式：

为插于背后的那把铲子伫立，耳中
一再回荡群山的轰鸣，一阵
老人间的亲嘴声，被输入时间
整座高原，仍是一阵低沉的鼓声
北方的声音，过往的光荣，怎样地
全靠一只铜锤，从万张脊背上擂响^①

他们的这种写作手法往往给读者一个印象：他们的诗如同一段不间断的“独白”。

交叉阅读波特莱尔、陈敬容、多多三个人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三人之间的共同点：例如在感叹词的使用上，以及梦、烟、血、光线、心灵、灵魂、颤抖、犯罪、死亡、坟墓等常常出现在他们的笔下，如同三人之间在进行穿越时空的对话。多多的《玛格丽和我的旅行》中的“玛格丽”使读者不由得想起了波特莱尔《秋》中的“玛格丽”，陈敬容的译文中也使用了“玛格丽”这个词。波特莱尔写了《情人的死》、《穷人的死》、《艺术家的死》，而多多创作了《诗人之死》。

另外关于诗歌的结构我们还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以《薄暮》和《再会》为例，这两首诗在结构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首诗在第一部分都在讲述时间和地点。《薄暮》中有迷人的“黄昏”以及对“天空”的描述。《再会》中有“晚祷”和“原野”。

第二部分是诗人的思考与感受。《薄暮》中有：

黄昏抚慰着/那些被剧痛吞噬的心灵：…（第7-8行）
这时，那些狠毒的恶魔，在四周/昏昏沉沉地醒来（第11-12行）
他们在污秽的城中蠕动；/像昆虫在人体上偷取食物把自己供奉
（第19-20行）

在《再会》中有：

^① Duo Duo, “Canto”, 《各省》, Giusi Tamburello 译, Libri Scheiwiller, Milano, 1998. 《小麦的光芒》,

合着徐徐降下的黄昏
迷惘，难过的感情，在闪烁
在苏醒它们星星点点的微光
(第5-7行)

第三部分是对听觉方面的描写。《薄暮》中有：

这里那里，厨房在嘶嘶地响，
剧场在喧嚣，乐队在呼噜，…
(第21-22行)

在《再会》中有：

钟，仍在空阔辽远地送响（第9行）

第四部分则又转入诗人的思考与感受。《薄暮》中有：

在这庄严的时辰，我的灵魂，你沉思吧（第29行）

在《再会》中有：

徒然反省没有做作的一切（第10行）

最后一部分。《薄暮》中有：

他们中间还有很多人，从来没有尝过
家的甜蜜，从来就不曾生活过！（第37-38行）

《再会》中有：

那些伫立的人们，相对无语